

道与中国医学

陈乐平

中国历来有“医、道同源”、“医、道合一”的说法。我们知道,医学是解除人的疾病,维护人的健康的学问。“道”,我们暂且说它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,它关注的是宇宙万物的本源、本体,反映了中国古人的信仰和思维方式。

庄子说:“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,某某闻其风而悦之。”(《庄子·天下篇》)医与道之所以有同源、合一之说,从人类文化源流上说,都有一个集远古之传说,造后来之精华的发生、发展过程,它反映了医与道都发轫于同一个原始文化母体之中。而从文化学意义上看,两者的同源、合一旨在证明:中医学对人的生命的洞察、与道对宇宙本体的解析,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整合过程中的一对原初的双边关系。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“天人”关系,即以“天”绳之于“人”;以“人”反观于“天”,天人化一,中国传统文化方显示出自身独特的生命意蕴。因此,深入研究医与道的关系,无疑对我们从生命文化视角入手,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上有所新的突破。

要搞清医与道的关系,首先就要认识什么是道?前面我们把“道”暂且规定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,是一种极为含混的概念。所谓道,有老庄之道,并以他们的关于“道”的学说为中心组成的道家学派;有渊源于古代的巫术、反映了汉民族固有的宗教的道教之道;还有流行于世俗间的方士、道人之道,这些人泛指从事巫祝术数(包括天文、历法、医术、神仙术、占术、遁甲、堪舆等)之人,后来一般指那些自称能“求仙药”、“通鬼神”者(在汉代著作中,“方士”也写作“道士”)。

医与道的关系,首先指的就是医学与老庄之道的关系。老子说:“有物混成,先天地生……可以为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,字之曰道。”(《老子》)老子所谓的道,指的是宇宙万物之本源。“道生一、一生二、二生三、三生万物”,(同上)这里的一,指的是气,太极本为混沌之物,但其中含有一气,此乃道之所生;一气流布宇宙之内,无所不至,由于气之所动,将混沌的太极一分为二,始有天地,天在上为阳,地在下为阴;三为人,由于天地开人才得以生,人本是万物之精灵,更秉阴阳之气,于是万物萌生。所以老子说,道:“为天下母”,它具有“独立不改,周行而不殆”的永恒、绝对的本体意义,它概括了老庄的道之所存、无所不包的宇宙观和方法论。

中医学对人的生命的认同是与老庄之道同于一炉的。如《素问·天元纪大论》说:“五运阴阳者,天地之道也。万物之纲纪,变化之父母,生杀之本始,神明之府也。”又说:“天有五行衍五

位,以生寒暑燥湿风;人有五藏化五气,以生喜怒思忧恐。”天人之间、息息相关,谁要是违反了“道”,就必受罚,于是疾病袭来,重者则致人于死地。故中医去病养身有重要调气之说。如明朝胡文煊所编《新刻类修要诀续附》中说:“天地虚空中皆气,人身虚空处皆气。故呼出浊气,身中之气也。吸入清气,天地之气也。人在气中,如鱼游水中。鱼腹中不得水出入,即死。人腹中不得气出入、亦死。其理一也。”

人之所以能通过调气达到去病养身之功效,就是因为“人身大抵同天地也”。(元和子语)人身这个小宇宙是与天地这个大宇宙对应合一的,“命系乎气,性系乎神。潜神于心,聚气于身,道在其中矣”。(《李清庵太极颂》类修要诀,第34页)这个道就是老庄所谓的天地之道。

中医学与老庄之道的同炉化合,最突出的是反映在中医学的典籍《黄帝内经》的思想体系上。黄帝之名,在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、《周易》中都曾提到。但是属于黄老之学的新道家却在秦、汉之际逐步形成,此派以传说中的黄帝同老子相配,并同尊为道家的创始人。在哲学上,此派提出“静作相养,德症相成,两若有名,相与则成。阴阳备物,化变乃生”(《十大经·果童》)等观点。这样成书于秦、汉之际、以托黄帝之名而编成的医学经典《黄帝内经》充满了老子的道家之观念就更合乎之常理了。如《上古天真论》中论及的“恬淡虚无”就源出老子之道,《四气调神论》中的论四时起居作息之道也同样如此,而作为《黄帝内经》这部医书权威性注释者的王冰本系道家,因此,他谈医又以“论道”居首,在注《黄帝内经》时,不但引用道家之语,而且还以道家思想为指导,改变原本的编次。

中医学与道的关系,除了以上与老庄之道的关系外,第二就是合于流行在世俗间的方士、道人之道。这个道一般属于民间的方技,是结合讖纬之说所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。所谓“方技”也就是“方术”,中国古代指天文(包括占候、星占)、医学(包括巫医)、神仙术、占卜、相术、命相、遁甲、堪舆等。《后汉书》专门列有华佗、左慈、费长房等三十五人的《方术列传》上下篇。所谓讖纬,“讖”是巫师或方士制作的一种隐语或预言,作为吉凶的符验或征兆;“纬”对“经”而言,就是将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等经典加以神话,起源于古代河图、洛书的神话传说,主要把自然界某些偶然现象神秘化,并把它看成是社会安危、人命吉凶的决定因素。

汉书《艺文志》载方技书有四种:(1)医经;(2)经方;(3)神仙;(4)房中,并说《黄帝内经》亦属其中之一,因此,也称医家方士之术。书中还说商王的宰相、首创汤液的伊尹就是如此道家,他的《汤液经》也属方士之作。《神农本草经》中也揉进了秦、汉以来浓重的道家、方士思想,如书中将药分为上、中、下三品,并认为,“上品玉泉……文服耐寒暑、不饥渴、不老神仙……”等,“从体系上说《汤液》与《本草》皆为道家系统,成书时代当亦相近,”因此,其说合于道家、方士之言、殆无疑义。

第三,中医学与道的关系,还反映在它与道教之道的关系上。道教奉老子为教祖,尊称“太上老君”。它不但将老子之道神秘化,并承袭中国古代社会的方术,即巫术、求仙术等,将它们融为一体,给中医学平添了一种出神入化的迷幻色彩。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炼丹术的发明与炼丹修行可以“与道合一”、得“道”成“仙”的迷信伪说的盛行。

东晋著名的医学家、炼丹术家、道教理论家葛洪是典型的代表。他所著的《抱朴子》一书中有“金丹”、“黄白”、“仙药”诸篇。其内篇中说：“神仙方药，鬼怪变化，养生延年，攘邪却祸。”后世之医家和凡人多尊奉效仿他，如南北朝梁代道教思想家，著名医药学家陶弘景、其思想就是融合了老庄哲学和葛洪的神仙道教之说的，他写有《养性延命录》、《合丹节度》、《炼化杂术》等著作，弘扬道教，精化丹术。就是非为道家的王焘，其编著的《外台秘要》中亦收有禁咒服石之法，可见道教之深入人心、丹术之切入医术的状况了。

当然，作为中医学一支的炼丹术，自有其合乎科学的要旨所在，葛洪所言炼丹过程中的物质分解、化合、置换等学说也为世界化学史上最早的记录。对此，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称名垂千古的葛洪为“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炼金术士”。这亦是人所共知的。但是，由于中医炼丹术染上了浓重的道教之迷信色彩，引导人们违背科学、去追求虚幻的神仙境界，也确是害人非浅的。如《红楼梦》中宁国府的贾敬，此人一味好道，梦想成仙，抛官弃职，一心烧丹炼汞，常年住在城外玄真观修炼，手下有一批道士服侍，终因吞金服砂，烧胀而死，死时肚中坚硬如铁，唇烧得紫绛皱裂，而人们却说他“功行圆满、升仙去了”。

由上可知，医与道的关系，这个道包含了三个方面：一为老庄之道；二为方士之道；三为宗教之道，三者彼此相依，并与中医学结成了神圣的联姻。因此，从中国古代的文化整合观来说，一方面，由于道的作用，促成了中医学的完形和发展；另一方面，亦由于医学对生命的洞悉，使中国传统文化受医学的反作用，充满了生命的意蕴。

著名翻译家、本刊顾问朱雯教授逝世

中国当代著名翻译家、作家，上海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名誉所长，本刊顾问，教授朱雯先生因脑溢血于1994年10月7日不幸逝世，享年83岁。

朱雯早年创作了《动乱一年》、《漩涡里的人物》等小说和散文。从抗战时期起开始了他的翻译生涯，先后翻译了阿·托尔斯泰的《苦难的历程》、《彼得大帝》和雷马克的《凯旋门》、《西线无战事》等世界名著，享誉海内外。

朱雯教书育人数十载，桃李满天下。晚年他仍著译不倦，主编了《外国长篇小说鉴赏辞典》《外国短篇小说鉴赏辞典》等多部著作，为上海师范大学和我国的文学翻译及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
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

1994年12月